

來此者畢竟還是少數，他們匯入各家、各族，仍然保有其習性，人多相助，漸漸的，攸侯喜和摩且王的十萬部眾來此也能安居了。

## 清明

春暖花開，景色清明，中土殷地朝歌人家早在春分前後就插秧了，處處稻田春水映天，此時水稻發芽分化，但是氣候仍不穩，靈雨紛紛，氣溫變化真大，北門孟津靠水，寒風夾水氣冷熱無常，寒流一陣一陣，讓西伯姬發像打擺子一樣，發一陣寒顫，又一陣發熱，有時颳起北風，氣溫陡降，簡直要他的老命。



西伯姬發七十五歲，人老了，心也老了，玉門一切如舊，就是沒有妲己也沒有侍女，現在玉門簡直是男人俱樂部，無人收拾打理，西伯姬發的二十名貼身虎賁不太會做實事，只會聽音辨位發聲吆喝，其餘的日常生活瑣事都要別人打理，農舍派了些女人來煮食，勉強支應一冬，可是這也非長久之計，人家有家人和小兒，不能常來。

五十二歲的姬誦伺候著父親，卻不能改變任何事，他只能俯首貼耳默默做人，那姬度就完全不同了，殷地朝歌人家躲年獸，他老人家卻不甘寂寞到處串聯，連大雪天都出去找他的師父

樂官商容，師徒兩人天天合計著未來的一切，真是前途一片光明啊！

殷家商人重節氣，清明外出踏青去，過去殷地朝歌在清明前後會舉行郊儀，雖非大型盛典，但也是歡樂的民間氣象，晚年的紂王不時也加入典儀，他會和妲己率領玉門的女孩們，還有孟門的青娘娘到玉門外欣賞紅藍花開，現在都不一樣了，殷地朝歌商人雖如常過日子，可是今歲壬辰的清明，都不一樣了！

趁著天清地朗朗好時節，西伯姬發到西門市集外去看姬鮮的墳，他對不起這個弟弟，他想回去了，在他回去鎬以前，他必須親自來一趟這裡，這裡埋葬有他的爺爺周公季歷，他的長兄伯邑考，現在又多了弟弟姬鮮，另外軍三句也埋在此地，也是他的不對，沒事伐崇做什麼？得了個崇鼎還在鎬的王宅裡擺著，啥事也沒有。

西伯姬發看著五處墳塋，高高的隆起地面，大夫膠鬲的墳在最後頭，這是來人指出來給他知道的，他想起過去曾倒插那枚在西伯姬昌的墳頭上，後來經尚父呂尚改成石塊雕鑿的，還在上面刻畫好幾橫的圖形，他心有所感，他命人找來石匠人，依照他的指示也鑿成石碑豎立在每一個死人墳頭以資辨認。

當石碑做好時他又後悔了，他這是做啥啊！周公姬旦那個陰險之人，怎麼就這樣能呢？一些細微之事經他一做，都成了習慣，現在他不也穿著殷地朝歌女人的大廣袖禮服才能保暖嗎？

西伯姬發心灰意冷，他決定回去鎬，清明時節雨紛紛啊！夏四月王歸于鎬。

鎬不一樣了！這讓西伯姬發很憤怒，鎬改稱鎬京而他的王宅成了太廟，周公姬旦說的——太廟！這真是不太妙！周公姬旦又要做什麼呢？西伯姬發為人性燥，一生坦蕩直來直往，不太

會對付陰險之人，尤其是周公姬旦。

鎬京的王宅當時被姬鮮一把火燒了草頂，現在修好了，卻改了規制，變成太廟，周公姬旦做了很多龕，一片一片的豎立在大堂上，煞有其事的用木几供奉著，每一片龕前面還有一爐香，那個好像是尚父呂尚床前的博山爐打去頂蓋又像是豆器去了頂蓋，每一片龕上面還畫有各種圖文，簡直讓人看了不解！不解也就罷了，太廟裡恐怖陰森，無人敢隨意走動，小兒更不敢進來。

周公姬旦真來勁，現今他也七十歲了，他也有了父親西伯姬昌的貪心，可是他體弱又心氣不強，他只有九個兒子，長子伯禽和次子君陳都不太理會他，他只剩下七個兒子可以差遣，西伯姬發在他眼裡只是個龕，還是他的龕，他只要拿出來揮一揮，西歧人無人不凜尊，這習慣來自上代西伯姬昌，但是要制住西伯姬發，他就拿出更前面的龕，上代西伯姬昌的龕來，這樣一來，連西伯姬發都不能不聽他的，周公姬旦想好了，這叫做——敬天法祖，他把天都請來了，他就不信西伯姬發不怕天！周公姬旦就很慌九天，那九個女人簡直是他的仇人！

西伯姬發當然怕，他怕天，他怕人，他怕一切他不明白的事，但是他不怕死，他多希望有朝一日，也能如紂王一樣，直下九泉之地，毫無懸念！他更希望自己也能如妲己一樣，化成火焰身遁地而去，成了水火同源，這些都是他最近想的心事，殷地朝歌的人主簡直就是天，紂王的身影充滿虛空，又有無數眾人追隨，人人長身巨大充滿四方八垓，無有恐懼，無有罪礙，充滿著希望和放心，一點也不像這太廟這般陰森恐怖，讓人起雞皮疙瘩，這樣慌人！

姬度回來了，這個鑼鼓強人簡直更強大了！他帶來了鑼鼓大陣，還有四部笙蕭篳篥，連編

鐘都有了，這些都是他的老師，殷家老樂官商容送給他的禮物，姬度幾乎將老師家的家底都掏出來了，他要好好表現一番，否則他實在是對不起自己一生所學啊！

他將大開武解之時的鑼鼓改動，成了「辟庸」之樂，現在還將殷地朝歌的萬人舞裝扮加入，只是虎賁們不必將羽毛插頭上，而是拿在手上，八百虎賁每人右手執雉鳥的長羽毛，左手執戈、矛，聽音辨位，繼續吆喝前進和後退，變換隊形。他說這是——大武樂。

真是吵死人了！老人家愛靜，這些可惡的傢伙天天在太廟前院舞動，簡直無一寧日，西伯姬發大發脾氣，周公姬旦只好命他們都退到鮮原去練習，直到太廟祭饗時再來。

簡直是一團混亂，鎬成了鎬京，王宅變太廟人來人往，就是無人敢踏進大堂，周公姬旦的兒子們張羅一切，拿著草蓆和豆器奔走不停，太廟祭饗來人肯定很多，人人都穿右衽長衣大廣袖，束髮著冠用竹箬橫插髮髻固定頭冠，活像木偶，走路做事都不方便。

終於來了！眾人都來到太廟前庭，鑼鼓強人姬度一舉手，一陣絲竹細樂，眾人紛紛跪倒，都跪在草蓆上，畢竟他們還是愛惜衣物，不使破損，西伯姬發獨坐太廟大堂內，身後一排的官員，他倒是要看看這個周公姬旦想要做什麼？

鑼鼓聲中，八百虎賁列隊而行，到階前站定方位，聽音辨位。鑼鼓聲響起，人人舉手平胸，將長長的雉雞羽毛和長矛合攏舉起行禮，旋轉抬腿進退不已，一下舉起右手的戈矛、一下子舉起左手的羽毛旋轉舞拜，他們人人都穿著右衽大廣袖的長衣，束髮一致，滿臉肅穆真是有趣，他們舉手投足這樣小心翼翼，簡直不像男人。

姬度一人執槌敲響編鐘頗有樣子，歌女們在編鐘之旁列隊高歌，絲竹聲中高唱：

營泰時，定天衷，思心睿，謀筮從，見表範，設郊宮，田燭置，權火通，歷元旬，律首吉。飾紫檀，坎列室，六宗秩，乾宇宴，地區謚，大孝昭，祭禮供，牲日展，聖自躬，具陳器，備禮容，行舞輟，備歌鐘，望帝閭，聳神蹕，靈之來，辰光溢，潔粢酌，娛太一，明輝夜，華晷日，裸既始，獻又終，煙薌鬯，報清穹。祚王功，休命永，福履充。

這個周公姬旦簡直是最佳節目製作人，當鑼鼓強人姬度的編鐘敲完，不待稍歇，一陣鞭炮聲響起，劈哩啪啦的嚇醒了眾人，那些鞭炮是回祿所做，周公姬旦不無想念他。

太廟前庭眾人排列成行，都在烈日下跪坐，人人頭昏昏腦脹，巴不得快快結束一切，周公姬旦深諳這些兄弟們每一個人的性情，只要讓他們不耐煩起來，他們任何事都好商量，尤其是西伯姬發，他一不耐煩，任何事都會答應。

這下子真的煙薌鬯，報清穹了，西伯姬發問周公姬旦：「你又窮了嗎？」

周公姬旦太知道人是怎麼一回事了，他深諳，強者，怨之所攻，他才不能強出頭呢，但是身邊這些兄弟們和他們的兒子們，人人都比他強，至少身強體壯，這些道理，他日夜琢磨著，

所以他早就設想好了，要一步一步來。

尚父呂尚不是說過嗎？「危者，安之。懼者，歡之。反者，還之。冤者，原之。訴者，察之。卑者，貴之。強者，抑之。貪者，豐之。欲者，使之。畏者，隱之。謀者，近之。讒者，覆之。毀者，復之。橫者，挫之。滿者，損之。歸者，招之。服者，活之。降者，脫之。」他現在就要來危者安之了。

周公姬旦將鎬改為鎬京，成為周部落的命令中心，再將姬鮮之子派駐殷地朝歌入主玉門，稱管叔，殷地朝歌北門市集和孟津為管叔之邑，開其宗室，循鎬京之政。

周公姬旦想，姬鮮死了，同胞兄弟只剩下西伯姬發，姬發老了又喪氣，他讓姬鮮之子先一步到殷地朝歌住，這是投石問路，他讓這些後生先去朝歌試水溫，若殷地朝歌無人反對，那麼他就可以順利的掌管殷地朝歌的一切，編派所有，兄弟們都要聽他的，這樣一來，是不是人主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掌握實權。

西伯姬發答應了周公姬旦的要求，他憐憫姬鮮一世為愛瘋狂，比他還要激烈，當然不能委屈孤竹三女所生之子，於是，姬鮮之子成了管叔，北門孟津成了管叔之邑。

至於姬度，他也想留在殷地朝歌了，他佔據右學成了他的住宅，他喜歡少時的習藝之所，如今也改稱蔡叔，右學就是蔡叔之邑，至於姬處，周公姬旦知道他不滿自己，以身作則麼！那麼也給他一個采邑，他將姬處改稱霍叔，一樣到殷地朝歌去，就將紂王的離宮送給他，強者，抑之，姬處既然這樣強，就讓他去和紂王之靈一起吧！

其他人尚未露出不滿，今日此時周公姬旦不宜要求太多，免得西伯姬發翻臉，來日方長啊！